

桃色事件 市人大主任 进步 团委书记 恐炸症 副主任 非典时期 桃色事件 市人大主任 夹缝 副主任 非典时期
市人大主任 进步 团委书记 恐炸症 副主任 非典时期 桃色事件 市人大主任 夹缝 副主任
主任 进步 团委书记 恐炸症 副主任 非典时期 桃色事件 市人大主任 夹缝

◎ 肖仁福 等著

进步

JINBU

湖南文艺出版社

肖仁福 等著

- 进步
- 团委书记
- 恐炸症
- 副主任
- 非典时期
- 桃色事件
- 市人大主任
- 夹缝

进步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进步/肖仁福等著;金在胜编选.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4

ISBN 7-5404-3290-X

I. 进… II. ①肖… ②金…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3721 号

进步

肖仁福 等著

金在胜 编选

责任编辑: 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 印刷

*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32,000 印数: 1—12,000

ISBN 7-5404-3290-X

I·2071 定价: 2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1	进 步	肖仁福
58	团委书记	李春平
109	恐炸症	田东照
183	副主任	伍稻洋
225	非典时期	李春平
276	桃色事件	于 卓
314	市人大主任	贺 森
377	夹缝	张锐强

MA91/10





进 步

■ 肖仁福

一

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最近被提拔到下面县里做了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这样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便空了出来，这样在组织部干了两年科员三年副主任科员四年副主任的钟开泰就有了一线希望。

也就在钟开泰满怀希望的时候，严部长的秘书把他喊进了部长室。那一会钟开泰正在编写《组织工作简报》，准备早点编印出来，早点呈送给市委领导以及寄发给上面的省委组织部和下面的县区组织部。这份简报过去一直由主任亲自编写，钟开泰只帮着搞搞校对什么的，主任走后，严部长见好几个星期没出简报了，就嘱咐钟开泰把这份工作接过去。当时钟开泰心里就热了一下，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所以严部长的秘书走进办公室，客客气气喊了声钟主任，而且径直向钟开泰走过来的时候，钟开泰的眼睛就陡地亮了，不自觉地放下手里的笔，兀地站了起来。也许是这些比预料中的要来得快，钟开泰那份本来是深藏着的迫切和急不可待便有些无法自抑。待严部长的秘书口中吐出严部长三个字，钟开泰就仿佛被一股什么神奇的力量托起来，整个身子似乎已离开了地面。钟开泰几乎是悬浮着离开办公室，飘向部长室的。

进 步





进了部长室，钟开泰依然没回过神来，在严部长的桌旁愣着，不知是站着好还是坐着好。一双手也变得多余起来，放到前面不是，放到后面也不是。照理办公室副主任免不了要经常跟单位的头儿见面，钟开泰应该说没什么好拘束的。可组织部不是一般意义的单位，组织部长更不是一般意义的单位的头儿，组织部长可是市委常委，是一个位显权重的市委领导，他的地位和他的威严不免让人敬而远之，何况平时部长的应酬多，这检查那考察，这指示那报告，没停没歇，够他对付了，是没有太多时间在部里呆的，部里除了那几个要害科室的科长主任跟他直接打交道外，副科长副主任以下的干部难得有好多正面接触。因此钟开泰面对着严部长的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坐在他面前的不是自己单位的头儿，而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堂堂市委大领导。

严部长也许意识到了钟开泰的不自在，抬起手来，朝对面的沙发摆了摆，笑着说，坐下来吧，客不坐主不安嘛。钟开泰这才后退一步，坐到沙发的边沿上。只听严部长又亲切地说，小钟今年三十五了吧？钟开泰点头犹如鸡啄米，心里感激严部长竟然连他的年龄都那么清楚。只听严部长又说，三十五正是干事业的好年华啊，我要年轻十五岁，也是你这个年龄，做梦都会笑出声的。严部长一席话，让钟开泰有所放松，他这才镇定了一下，壮着声音说，部长您也正当年富力强啊。严部长说，哪里哪里，今不如昔了。

还聊了些别的，这样严部长才言归正传：小钟，你看你们的主任到县里任职去了，办公室一摊子不能少了牵头的，部务会的意思，就先由你负责吧，你人年轻，我相信你会打开局面的。闻言，钟开泰身上就像浸饱了水的面包，不由自主地膨胀起来，眼睛也仿佛刚充足了电，变得目光如炬了。不过钟开泰也不是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了，又在组织部呆了那么久，见的世面自然也不少，已经学会了自我控制。他立刻把情绪调整到



最佳状态，笑望着严部长说，感谢严部长的信任，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领导的殷切期望。

从部长室出来后，钟开泰莫名地就觉得这个平时死气沉闷的组织部，今天突然变得鲜活和富有生气了。不说别的，单说过道墙壁上那块宽大的政务公开栏，本来那些标记着领导分工和科室职责的宋体字，要说多古板就有多古板，现在不知怎么的显得生动活泼了，每一个字体都像一只灵动的似要飞起来的小鸟。就连每一个从过道上走过的同事的脸上都呈现着真诚和友善，而平时钟开泰总觉得他们满脸都是虚伪和假仁假义。

钟开泰还碰见了借调在组织部属下的党员电教站的胡小云。胡小云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灿若星辰，钟开泰总觉得里面暗含了对自己的仰慕和崇拜，也不知这是钟开泰自作多情，还是事实果真如此。胡小云是电台的播音员，模样俊俏，一口流利甜蜜的普通话曾令多少听众倾倒着迷。上一任部长非常重视党员宣传教育工作，为了充实电教站的力量，特意从电台借调了胡小云，还做了以后正式调进来的打算。不想那位部长临时异动，换了严部长，严部长对党员宣教工作没有前任热心，胡小云的调动也就搁了下来。不过胡小云没有泄气，工作照样卖力，不但在播音上苦下工夫，还主动去找优秀党员的素材，做了好几期叫得响的节目，竟然受到了省委组织部的好评。胡小云自知自己的弱项是文字功夫还欠点火候，于是常常找到钟开泰，左一声钟主任右一声钟主任的，喊得十分亲切，让钟开泰帮忙修改台本。两人的关系也就比别的同事多一层默契，后来即使没有台本需要修改，胡小云也爱往钟开泰这里走。

这天胡小云也在钟开泰脸上发现了什么，她笑着说，今天你气色好爽的，在哪里吃了免费午餐？钟开泰停下往办公室迈的步子，笑望着胡小云说，你没请，哪来免费午餐？说着进了办公室，想坐下静心编完桌上的简报，同时控制一下心头的兴奋劲。胡小云还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她偏了头望望斜对面那





仍然半开着的部长室的门，尔后走向钟开泰，附在他耳边轻声道，是不是要进步了？钟开泰明显地感觉到了胡小云那女孩特有的温馨的气息，身上不由得就软了一下，好想把那颗风情万种的头揽住，贴到自己的胸前。但钟开泰立即清醒过来，躲开胡小云，冷静地说，小云你可不要乱说。胡小云就意识到自己的举止有些过分，组织部可不是乱说乱动的地方。于是抬头瞧一眼对面办公桌上正低头看材料的小张，咂咂舌头，轻手轻脚出了办公室。

钟开泰还在桌旁呆坐着，桌上的简报稿子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过了好一阵，钟开泰才望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见下班的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了，就跟小张说了一声，出了办公楼。夕阳犹在，街口那来来往往的车辆金光闪闪的，令人兴奋。钟开泰本来过了唱流行歌曲的年龄，此时也哼起电视里常播放的一首流行曲：车来车往，车来车往……哼着哼着，不自觉就来到一棵古槐下，转身进了街边的农贸市场。等钟开泰从农贸市场走出来时，手上已提了一大包东西。嘴上还哼着车来车往。没走上两步，后面徐徐开过来一辆的士，在钟开泰身边连鸣了几声喇叭，不知是请他上车还是要他让路。向来很少花钱坐的士的钟开泰，一时豪气顿生，有些夸张地向的士扬一扬手，的士还没停稳，就伸手拉开车门，低头钻了进去。

等老婆周春雨和儿子陆续回到家里，钟开泰已将做好的饭菜端上了桌子。菜已不是平时的一菜一汤，有飘香鸡，黄焖鱼，腊香肠，有老婆和儿子最爱吃的肉末炒酸豆角。还摆了两个高脚杯，倒上刚买回来的长城干红葡萄酒，然后在每个杯子里都放上一块切成薄片的柠檬。周春雨很是奇怪，平时这个钟开泰几乎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今天突然变得这么不同凡响，是不是地球转错了方向？她望望钟开泰，说，你今天没有在街上捡到钱包吧？钟开泰笑而不语，举起杯子跟老婆碰碰，先喝了一大口。周春雨又说，见到了婚外恋人？闻言，钟开泰





还真的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胡小云。只是钟开泰心里清楚得很，他跟胡小云还没到婚外恋人那个层次。钟开泰于是斜一眼周春雨，冷冷地说，你的想象力莫非就这么小儿科么？儿子这时抓着鸡把子咬了一口，又拿过妈妈的杯子，学大人样喝下一口，然后说，我知道爸爸今天一定得了表扬。钟开泰笑问儿子：何以见得？儿子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哪个得了老师表扬就要请同学们的客。周春雨说，你爸那么落后，谁表扬他？儿子说，爸爸没得表扬怎么会请我们？钟开泰说，还是儿子聪明，不过爸这可比得表扬还要重要。

夜里把儿子安顿睡下后，钟开泰和周春雨进了属于他两人的大卧室。钟开泰想有所作为，周春雨把他推开，娇嗔道，你别美，吃饭时我提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哩。钟开泰笑嘻嘻道，那要看你表现得如何。周春雨见这个平时总是萎靡不振的钟开泰今天这么兴高采烈，也就不想败了他的兴致，便风情万种地偎进他的怀里。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天晚上钟开泰发挥得格外充分，两人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事后钟开泰才吐露了真情，算是对周春雨的报答。钟开泰先说了严部长把他喊进部长室时的情形，接着清了清嗓子，学着严部长的腔调说道，小钟，你看老主任支教去了，办公室一摊子不能少了牵头的，部务会的意思，就先由你负责吧，你人年轻，我相信你会打开局面的。周春雨听了，很开心地在钟开泰肩上咬一口，两人又翻云覆雨了一回。

二

钟开泰就这样成了组织部办公室负责的。

这负责两个字虽然既普通又平常，但这几天钟开泰却明显地感觉出了它们给自己带来的某些变化。这两个字没跟自己联系上之前，他在办公室里也就领导着小张做点上传下达，汇总

进 步





汇总情况，起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稿和接待一下基层普通群众来信来访的不起眼的小事。现在不同了，不仅直接呈送给省委组织部和市委领导包括严部长在内的《组织工作简报》要他编发，而且有资格参加部务会了，分管市直和县区党政官员考核任免的干部一科二科下发的任免通知等重要文件要由他钟开泰审核签发，另外严部长要找部门头头谈话什么的，钟开泰也得出面具体联系安排。连组织部的财权也掌握在了钟开泰手上，领导用车得他派，哪个科室要购置办公用品或出差什么的开支要请他审批报销。钟开泰一下子从机关的边缘人变成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是大权在握的干部一科二科的科长，平时根本就没把钟开泰这个小小的办公室副主任放在眼里，现在因为有求于他，对他也格外客气，笑脸相迎了。

钟开泰的自我感觉就好不得了了。有一阵，他甚至以为自己可以和干部一科二科的科长平起平坐了。但很快钟开泰就意识到自己幼稚得实在有些好笑。说来还得感谢那位懵懵懂懂的昏暮敲门的县委副书记。那天晚上，钟开泰正在和周春雨看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钟开泰本来对金庸小说和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没有兴趣，但周春雨却是个金庸迷，钟开泰只得奉陪。钟开泰看得兴味索然，忽然有人轻轻敲响了房门。这时已经过了10点，钟开泰凭直觉意识到这个时候来敲门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角色。钟开泰在这栋组织部的宿舍楼里住了七八年了，平时除几位亲戚和不多的几个要好的朋友来走走，其他人是难得进这个门的。就是这些亲戚朋友要来，也会是9点以前来，而且先会电话告知。钟开泰暗忖，是不是自己在办公室负责，有人求上门来了？有人求才显示出你的实力啊。钟开泰一阵窃喜，从沙发上蹦起来，箭一样射向门边。习惯性地往猫眼上一瞧，但见明晃晃的楼灯下站着一个高高大大的汉子，手上还提着一个食品袋。钟开泰认识他，是县里一个分管党群的正副书记，这段时间天天往组织部跑，据说该县的县长要进市里



某局当局长，他有心想顶替上去。钟开泰心里说，这个家伙真灵性，我一负责办公室他就找上门来了，大概他是无法靠近严部长，才来走我这条捷径，算他没找错人，安排他和严部长见一次把面，我还是有办法的。

人也就是怪，那些天天门庭若市的有权人，不堪忍受惯于昏暮敲门的人的滋扰，门上一有动静就心惊肉跳，而像钟开泰这类向来无人问津的边缘人，忽然有人找上门来了，则不免浮想联翩，受宠若惊起来。当下钟开泰就感激地颤着双手开了门，真诚地向那副书记笑道，哎呀，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大书记您哪，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那位副书记当时就木了，愣怔着站在门口，像是从没见过钟开泰似的。事实是今天上午他还在组织部办公室门口跟钟开泰十分热情地握过手。钟开泰还以为他是胆怯，鼓励道，有事吗？有事进屋说吧。这时对方才刚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咕哝道，这不是邓科长家呀？然后悻悻地转身，提着手中的食品袋下了楼。钟开泰看得很清楚，那是两瓶装的精品开口笑酒。傻瓜都知道，酒盒里决不仅仅是开口笑酒。

那位副书记说的邓科长，是分管县区党政官员的干部一科的科长，他住在跟钟开泰同楼层同方位的另一个单元里。这件事对钟开泰的刺激可不小，此后的每天晚上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他就条件反射，从沙发上弹起，急步往门边冲去，快到门边又猛地停下了。继而在屋子里不停地绕圈，像一只被敲昏了脑袋的鸭子。一直要到那脚步声完全消失，他才失望地回到原来的位置，慢慢平静下来。不过这件事也帮助了钟开泰，他渐渐地冷静了，开始对自己的地位重新进行评估。

钟开泰又将严部长那天跟他的谈话反反复复温习了几遍。是呀，严部长说过办公室先由自己负责，但也仅仅点了个先字，至于以后怎么样，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在组织部呆了十多年，钟开泰也算是世事洞明了，懂得这就是常说的领导艺术，

进 步





什么话都留有余地，不会说得太死。其实严部长的意思已经到位了，办公室由他负责，但还不是负责人，更不用说办公室主任了。这有些咬文嚼字的味道，但机关里，尤其是像组织部这样的部门，在牵涉到人事的时候，那些关键的措辞就这样讲究。钟开泰冷静地想了想，他不能只计眼前的一些表面上的荣辱得失，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抓住这次机遇，上一个关键的台阶。而这样的机遇并不是太多，特别是在他这种年龄。也就是说，弄好了，他这个负责的就会成为负责人进而成为主任，还有进步的可能。这倒不是这个主任的位置如何地了不起，而是作为一个机关干部，总不能做一辈子的副科级干部，总应该找一个再上一步的台阶。

因此钟开泰格外看重严部长给予的这次机会。他记住了严部长打开局面的话。领导既然要你负责，你当然就要做点事情出来给人瞧瞧，否则一切免谈。原来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从一步步干上来的，而且主任这个位置只干了两年就得到了提拔。钟开泰分析了一下，他之所以进步这么快，主要是因为他跟严部长跟得特别紧，善于领会严部长的意图，严部长一个眼神，一举手一投足，他都能及时觉悟出其真正的含义，深得严部长的赏识。人贵有自知之明，钟开泰知道自己没这个本事，不过他认为他可以卖命地工作，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比如部里的宣传报道和财务后勤，过去的主任紧跟领导去了，这两项工作一直不怎么突出，还很有潜力可挖。宣传报道说穿了就是恰到好处地反映部里的工作，提高领导声誉。至于财务后勤，无非就是一个钱字，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钟开泰于是就从这两个方面动起了脑筋。他很自然地想起了两个高中时的同学，一个是在电视台任职的东方晓，另一个是在财政局做事的陆百里。钟开泰把抽屉里的通讯录拿出来，想给他们打打电话，不想东方晓和陆百里的电话竟然还是六位数的，而这个城市的电话早已经升到了七位数。钟开泰就感慨





不已了。这几年自己仕途多舛，没有多少值得张扬的地方，很少与外界联系，至少也有两三年没找过东方晓和陆百里了。钟开泰一时就没了打电话的兴趣，把电话本扔进抽屉里，望着窗外那棵毫无动静的塔松发了半天呆。

在外人眼里，组织部是一个帽子工厂，他们在给别人批发帽子的时候也会顺便给自己预留几顶。这当然一点不假，只要有来头，在组织部转一圈出去就是县长书记，再混几年就是副市长就是市委常委，也并非难事。现在的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一级的领导层里，就有好几位在组织部搞过科长主任什么的。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办公室主任，不到四十就做了县里的组织部长，只要不出意外，两三年就能做到分管党群的副书记，再过三四年不是书记就是县长，这么一路走下去，十来年也就是五十岁不到就可进市里的领导班子，如果更上一层的领导赏识，后面的宦途还有希望。只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先得占据诸如一科二科科长的要害位置，或至少也要干干办公室主任这样的职务，才有往上爬的基本的起点。只是话虽这么说，却并不是组织部的每一个干部都有这样的幸运。因为做到科室一把手的位置，也有很多的台阶要迈。按常规，首先你得从科员进步到副主任科员，然后由副主任科员进步到副科长副主任，再由副科长副主任进步到主任科员，之后才有可能进步到正式的科长。不是吗？有些人在组织部干了一辈子，眼睁睁看着那些大帽小帽一顶顶扣到了别人的头上，自己却要等到退休那天才勉强混成副团级组织员，见马克思时才算是有了点面子。

眨眼间，他钟开泰也成了中年人，弄不好的话也只能重蹈覆辙。钟开泰想，如果退回去十年，他才不把这鸟科级主任放在眼里呢。那时候他大学毕业出来没两年，虽然只是厂办一个没有级别的干事，但脑子里却装满了企业改革的宏伟目标，心里想着的是如何在日后的职代会上竞选厂长，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不曾想娶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女儿周春雨做老

进 步





婆后，秘书长岳父竟然连招呼都没打一声，便一纸调令将他调进了市总工会，后来又想方设法把他弄进了市委组织部。皇帝轮流做，这个时候岳父大人的常委和秘书长的位置被人取而代之，去政协做了副主席，钟开泰的进步也就大打折扣，只能一个一个台阶地往上迈了。他先是在企业党建科做了两年科员，接着去青年干部科做了三年副主任科员，然后才进办公室做了副主任。这副主任做了四年了，一般来说还有一个主任科员的台阶要过渡，才有望做上主任或科长。也就是说从科员到主任或科长，没有个十年八年是走不完这段历程的，而且中间还得有什么波折。想想一个人一生中又有几个十年八年？何况钟开泰这十年八年是从二十多到三十多的黄金时段的十年八年。是呀，十年八年可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十年八年可以让一段不起眼的海岸成为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城市，十年八年自然也可以使一介寒儒一跃而为政界要员，可他钟开泰却这么碌碌无为地徘徊了十年八年。钟开泰感到十二分的苦涩。他心里再清楚不过，如果这么继续按部就班下去，过了四十再转为正科级，做个什么科长主任，也为时已晚，最后也就只能等着做个副团级组织员，所谓的仕途也就船到码头车到站，就此打住了。

这么想着，窗外那棵塔松不知不觉变得模糊起来。原来天色已晚，下班时间早过，整个组织部都人去楼空，没有了一点动静。钟开泰这才起身离去。

三

这天钟开泰又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塔松呆想。他还下不了决心要不要打电话跟东方晓和陆百里联系。正在此时，一部本田轿车从市委大门外徐徐开过来，停在了塔松下。旋即一个钟开泰有些熟悉的身影从车里从从容容钻了出来。钟开泰的





眼睛就花了一下。那不是别人，竟然就是他正要找的高中同学东方晓。钟开泰就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恨不得身生双翼，从窗口飞出去，把东方晓揽入怀抱。

不过钟开泰还没飞出窗口，本田车上又走下一个人来。钟开泰自然认识，那不是别人，是现任的市委秘书长。钟开泰这才想起那部本田原就是市委的车子。钟开泰在心里说了一句，东方晓你这小子，几时跟秘书长缠上了？市委秘书长也是市委常委，东方晓能跟秘书长粘在一起，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钟开泰不知此时去跟东方晓打招呼是否合适，因此迟疑了片刻。但最后钟开泰还是出了办公室。他知道秘书长的办公室在三楼，东方晓必须从组织部所在的二楼经过。钟开泰就来到二楼的楼梯头，装作要下楼的样子，顺理成章地跟秘书长和东方晓照了面。还是东方晓先打的招呼。东方晓还没有上完楼，仰着个脖子对钟开泰喊道，钟开泰你这混混，还没死？说得秘书长和钟开泰都笑了起来。钟开泰一边跟秘书长点点头，一边对东方晓说，好死不如歹活着，我要活给你看，气死你！说着两人相互擂了一拳。钟开泰又说，到秘书长那里去？东方晓说，是呀，秘书长找我有点事。钟开泰做出要往楼下去的姿势，客气地说，办完事到我办公室坐坐，我去传达室拿个东西就回来。东方晓说，当然，到了你这里，不拜码头，我狗胆包天？

快下班时，东方晓果然进了钟开泰的办公室。也许是出于记者的习惯，东方晓一进门就递过来一张名片，同时说，把你的名片也给我一张吧，有事好找你。钟开泰说，我从来就没印过名片。一边在东方晓的名片上瞟了一眼，见上面写着新闻部副主任的头衔，钟开泰就说，你这个新闻部是个科级架子吧？东方晓说，什么卵科级，我这名片一方面是便于人家找我，另一方面说明我可以处理稿子。转而又说，你这一向还好吗？钟开泰说，怎么说呢？原来的主任到县里当组织部长去了，严部长要我负责办公室。东方晓说，哟，怪不得你印堂发亮，两眼





生辉，原来是进步了，什么时候请客？钟开泰说，哪有这样的
好事？不过请客是可以的，只要你有空。东方晓说，你这可是
一个很关键的台阶，上了这个台阶，就前程无量，一片光明
了。钟开泰说，我哪里敢这么乐观？我现在仅仅只是负责，八
字还没一撇呢，何况这个责也不怎么好负，要想有所作为并不
容易啊！东方晓说，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你这不就一个办
公室吗？我才不信那么难对付。钟开泰说，嘴上两张皮，说起
来轻松，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东方晓说，有什么想法可以
跟我说说嘛，说不定我能给你出个歪点子。

东方晓的话正中下怀，钟开泰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他简
单说了说。东方晓快人快语地说，钱的事我帮不上忙，但你要
宣传呀报道呀什么的，我包了。实话跟你说吧，我虽然只是新
闻部的副主任，可部里好几年没主任了，部里的事情我说了
算，也就是说，新闻部负责的新闻节目，我想给谁上就给谁
上，想上到哪个时段就上哪个时段，你老兄什么时候需要我的
新闻节目甚至头条，打声招呼，我给你安排就是。

钟开泰知道这个东方晓说话尽管有点牛气，但刚才说的却
是大实话。东方晓是个有点才气的记者，做过不少颇有影响的
节目，他的光辉形象还堂而皇之地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
子。就凭了他的名气和手上的摄像机，市里的头头脑脑都愿意
跟他打交道，说不定他一高兴，就会给你搞几组镜头，市电视
台播了再上省台，甚至上中央台，让你美名在外，为以后的进
步造点必要的声势。本来这样的角色当个台长副台长什么的，
完全不在话下，可偏偏东方晓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说话又直来
直去，无遮无拦，得罪了不少人，所以至今还是个新闻部副主
任。新闻部是电视台的黄金码头，有影响的新闻节目几乎都是
从那里出来的，台里的台长总编甚至广电局的头头都在那里做
过一阵子主任，觊觎这块风水宝地想去做主任的自然大有人
在，可他们自觉业务上与东方晓没法比，所以没敢去领导他，



东方晓至今还把持着新闻部。

两人又东一句西一句扯了些闲话，钟开泰想起刚才东方晓和秘书长那个亲热的样子，就忍不住问道，秘书长跟你打得火热，是不是又要你给他抬轿子吹喇叭了？东方晓说，党和人民专门安排我们这号人抬轿子吹喇叭，我们不抬谁抬？我们不吹谁吹？也是一时高兴，东方晓就把秘书长请他组织节目的事说了出来。钟开泰说，好嘛，马屁拍响了，你也弄个台长副台长的干干。东方晓撇着嘴说，我才不希罕什么乌台长副台长呢，我现在副主任一个，不是照样天天有人找么？钟开泰说，还是当记者好，有本事有名气就牛皮哄哄的，不像我们缩头乌龟一样。东方晓在钟开泰肩上拍拍说，大丈夫能缩能伸，我知道你现在缩头是为了以后出头。钟开泰说，但愿有这一天。

聊了一会，东方晓见办公室没有外人，又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吗？这回秘书长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行动哩。钟开泰见东方晓说起这样的话题，赶忙起身去关了办公室的门，这才回头对东方晓说，隔墙有耳哩。东方晓理解地说，你这是是非之地，说话也得小心翼翼，我可没这样的习惯。然后放低了声音说，市委管党群的副书记就要调往外地当书记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秘书长，一个就是你们的严部长，这你大概听说了吧？钟开泰摇摇头说，不太清楚。东方晓说，亏你还蹲在组织部。你知道吗？刚才秘书长喊我去，就是要我给他弄节目上省台，提高他的声望，为争取这个党群副书记做准备。钟开泰说，照这么说，你把秘书长宣传出去了，不直接影响了严部长？东方晓说，我不知道严部长跟你的关系如何，才特意来问问你，你看有没有必要有所侧重？钟开泰沉吟了一会才说，严部长也许有把我扶正的想法，如果你能给我打打擦边球，当然会很管用。东方晓说，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有数了。停停又说，这样吧，上半年在我的节目上给组织部上两个头条，至于你严部长的专题节目我会另有打算。

进 步

